

「拆棚」探討社會「練習」趣看中藥大館兩展覽各具風格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活化完成的舊中區警署建築群「大館」迎來一系列藝術活動，美術館現正舉行「拆棚」和「六種練習：蘇詠寶個展」兩個當代藝術展，分別以群展及個展的形式，呈現大館美術館的藝術定位與空間。

匯聚國際藝術家作品

由Spring工作室呈現的團體展覽《拆棚》由本地策展人李綺敏策展，以棚架作隱喻，探討歷史和社會課題，並思索藝術開創的可能性。展覽匯聚逾四十件作品，來自三十一位國際藝術家。

「棚架」的隱喻既為展覽鋪設了概念框架，又反映權力與空間的架構，及其如何介入和構成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環境。李綺敏表示：「展覽『拆棚』本身也可以看成一種臨時支撐的結構。在中區警署建築群解開新一頁之際，這樣的一個平台為多種藝術定位預留了空間，解釋社會體制如何建構與管理着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呈現。」李秉罡的作品《動物農場》就是以美術館曾為監獄的歷史作為背景，包含藝術家在卡通、漫畫、圖像等流行文化啓發下憑直覺創造的符號。荷蘭藝術團體PolyLester作品《核

心》以空間呈現社會結構。

「北京」、「南京」、「東京」，分別指位於北方、南方、東方的都城，那麼西方的都城呢？由陳劭雄、金泓錫、小澤剛三位藝術家組成的「西京人」，虛構了「西京」的歷史、邊境、慶典等城市設定。這個長期藝術項目是在次展覽中以作品《第四章：我愛西京：西京總統的日常生活》呈現，把西京總統置於日常生活場景，以諷刺手法演繹其在農業、城市規劃、教育、防務等領域的角色，並借用西瓜這一實體呈現「西京」。

微觀審視藥理科學

「六種練習：蘇詠寶個展」由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陳育強策展，展覽探索中藥、藥理學和科學之間的聯繫，蘇詠寶所呈現的世界，將有形的軀體解構並置於微觀之下審視，並將其擴展至天體宇宙。

蘇詠寶的家人開設中藥行，「我的外祖父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設了一所傳統中藥行。」蘇詠寶介紹是次展覽，她選取六種藥材為材料，以雕塑、裝置和視頻的形式，探討物料的特質與個性，並推出她創作的藝術家書籍，紀錄其在工作室的疑惑、躊躇和聯想，書中文章由



▲陳劭雄、金泓錫、小澤剛作品《第四章：我愛西京：西京總統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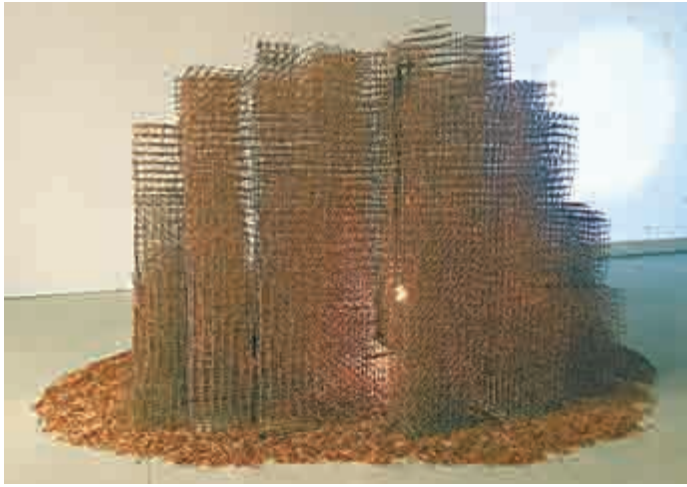
香港著名作家董啟章撰寫。

由蘇木、空氣乾燥黏土創作的雕塑《第一部：連結》呈現一座似以火柴搭建成的建築。觀者可在透視錯覺中感受到光影變化，這來自於建築物內的一隻燈泡，如電梯一般在三維空間內上下移動。蘇木作為一種常用藥材，顏色樸實溫暖，由淺褐色、黃色到深紅色不等，因而又被當做食品 and 織物的染色劑。

陳育強表示：「詠寶對中藥材料的興趣是物理性的，同時開啓了她對植物生成、能量流動、結構組合、隱喻置換等聯想。詩與科學在她的藝術實踐中，找到相遇的場合。」

「拆棚」及「六種練習：蘇詠寶個展」展至八月十五日，詳情見<https://www.taikwun.hk/zh/exhibition/detail>。

圖片：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蘇詠寶作品《第一部：連結》

嶺大拍微電影慶50年

【大公報訊】為慶祝嶺南大學（嶺大）在香港復校五十周年，嶺大視覺研究系籌劃了「嶺南5.0電影系列」，邀請本地著名導演杜琪峯、雪美蓮、潘恆生、黃修平及賴恩慈分別製作五套微電影，並於日前舉行首映禮，不少嶺大師生、校友及各界友好前來觀賞，場面熱鬧。

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於首映禮上感謝五位導演替嶺大製作了五齣微電影。他指出：「『嶺南電影5.0』項目由策劃、籌備到完成，花了接近一年時間，當中涉及龐大的人力物力，但最重要是五位導演的心血。」

身兼計劃的創意顧問、本身亦是嶺大榮譽院士的杜琪峯導演指出：「

嶺南大學的特色是博雅教育，主要目標是培育有人文素養的世界公民。知書達禮、明辨是非及服務社群都是博雅的實踐，亦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價值觀。」

杜琪峯在嶺大視覺研究系的師生協助下，募集了一批以「博雅」為主題的影音作品，再剪輯成一套名為《幸福的是……你還可以選擇》的微電影，展現嶺大的「博雅精神」。

另外四名本地導演雪美蓮、潘恆生、黃修平及賴恩慈所製作的微電影分別名為《珍摩露與蒸魚》、《綠塵》、《苦甜》及《長橋》。四齣微電影各有風格，展現了香港獨有的故事及核心價值。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香港校友會主辦「鳳弦樂集與羅曼四重奏」音樂會，晚上七時半於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 大衛·安凡（David Anfam）教授之晚間演講——「抽象表現主義三傑：波洛克、羅斯科與斯蒂爾」，晚上六時半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金鐘正義道9號）舉行。
- 「高先精選」節目：Roman Polanski執導電影《狂迷驚魂》（2017年）晚上八時於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
- 帕斯薩爾·馬凡內、泰歐首個香港個展「紐倫港之夢」，於藝術門畫廊（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六樓）舉行至七月七日（逢周日休館）。
- 山水畫家徐龍森個展「雲山蒼蒼」，於雅雅軒（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1室）舉行至七月七日（逢周日休館）。

▲PolyLester作品《核心》



▲李秉罡作品《動物農場》

►兄妹情是反映成長中重要的印記

►現年七十五歲的資深女星樹木希林爆料，片中的夏天場景都在冬天拍攝，想起在寒冷的冬季穿夏天的服裝拍戲就覺得痛苦



◀《小偷家族》讓是枝裕和感到千瘡百孔的生活中，也會有美麗的瞬間



▲飾演小偷爸爸的中川雅也，從文學創作、繪畫到表演都有精彩的表現，可說是多元發展的藝術家

《小偷家族》細膩刻畫邊緣社群



光影傳情

曲飛

在第七十一屆康城影展榮獲最高榮譽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是繼一九九七年《鯉魚》之後，二十一年來再有一部日本電影榮獲此項榮耀。電影獲獎後，人們開始高度注視，在日本境內原本安排放映的次數，由二百場暴增至三百二十八場，數字的急升，除反映羊群效應之外，事實上亦反映了對電影有要求，甚或懂得睇戲的人越來越多。

打從電影名字開始，究竟，家是什麼意思？家有沒有其指定的狀態與關係？《小偷家族》打破了一般人對家的觀念。筆者近期從日本朋友口中不時聽到「多元成家」的詞彙，兼觀賞過同樣在日本奪得多個電影獎項的《幸福湯屋》，再折開「多元成家」為「多元」、「成」、「家」這詞彙後，便知箇中意思。簡言之，一個家的組成，內裏成員的組合已超越了傳統有血緣關係的束縛。

《小偷家族》講述一家五口的故事。小偷爸爸（中川雅也飾演）與兒子（城桧吏飾演）以做文雀為生。一個晚上在回家途中，二人再遇被趕出家門外、飢腸轆轆的小女孩（佐佐木光結飾演），爸爸決定帶她回家。媽媽信代（安藤櫻飾演）本拒絕收留但知悉小女孩被虐待後，決定與她及家中的年邁婆婆（樹木希林飾演）及在夜店工作的姨仔（松岡茉優飾演）一起生活。一家五口的關係隨著婆婆的離世及兒子的受傷，如洋蔥般逐一撕破，呈現的是一幕又一幕當代社會的驚心動魄現實故事。故事雖展現基層社群生活的灰暗，但他們展現性善的光芒，遠較受過教育的人為高。

事實上，《小偷家族》反映了當今尋常百姓家的故事，縱使故事的背景在日本，但我們只要每天看新聞，不難發現貧富懸殊、虐待、遺棄等社會問題不斷發生，而事件的主角絕不限於想像中的基層或基層的邊緣人，而是受過教育，甚至擁有財政能力的人。可悲的是，社會對基層邊緣社群仍舊存滿偏見，身為導演的枝裕和，便透過故事輕柔地向所有人當頭棒喝，讓各人自省。

人物性格演繹精準

編劇兼導演的枝裕和，一九八七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文藝科。畢業後，他早期拍攝電視紀錄片，一九九五年首次執導，改編日本小說成電影作品《幻之光》已入圍威尼斯影展。香港人較熟悉他的作品，相信是《下一站，天國》及《海街女孩日記》等。是枝裕和筆下的特色，就是以家庭為主，人物性格以至情緒展現都刻繪得細膩及精準。

在《小偷家族》中，每個角色都有鮮明的性格，從而衍生出來的行為動機以至事件的發生或衝突都顯得自然合理。不過，編導的妙筆在於，他在作品前面大半部分刻意地隱藏着各人彼此間的真正關係，但卻又偏偏留有痕跡令觀眾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疑惑，要成功製造此股感覺，跟編劇使用了大量的「潛台詞」有關，直至一家五口的關係揭破前，觀眾確要花點耐性與精神緊記每名角色講過的一些對白，到謎底揭盅，自能理解一些「奇怪」的對白，當中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爸爸在家中埋葬睡夢中離世的婆婆後洗澡時，媽媽突然提及二人曾經弄死人的對白，但編劇刻意把故事留下尾巴，直至媽媽被警方盤問時，方揭出昔日「埋葬」的真相。

人物性格刻畫細緻，行為表現遂更合理，這正是枝裕和的強項，如小偷爸爸被警方質問對教導小孩偷竊有否非疚感時，爸爸的回應「我無其他嘢可以教佢哋」。

即使兒子察覺及反思偷竊行為，編劇使用的手段亦教人心服口服。電影中，店舖老闆沒有抓着偷去玩具的妹妹，相反送贈零食，然後不經意的一句「不要再讓你的妹妹做這種事」，令兒子頓時覺醒，其後他因為保護妹妹而偷東西，終致受傷被捕。

至於枝裕和的導演手段，明顯離不開其寫實主義的框架，沒刻意的玩花招，由於心思縝密的他理解活在基層的邊緣人的心理特色，故此要求飾演婆婆的樹木希林及兒子的城桧吏以口形表達內心對家人的感謝，而毋須他們訴諸於口。

各演員都非常稱職，但筆者最欣賞飾演媽媽信代的安藤櫻。若有留意反映基層邊緣人電影的讀者，相信不會忘記安藤櫻另一個深入人心的作品《500元的愛》，她更透過該部作品奪得日本「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及其他獎項。該戲中，安藤櫻演活了一名終日無所事事的宅女，如何透過學拳至成為職業拳手，建立自己的人生。戲中，她演活一副「魂不附體」的宅女樣。

而在《小偷家族》中，她演繹被虐待後的反應時，沒有刻意誇張地表現出來，而是選擇含蓄及簡單的肢體動作演繹。被視為實力派的安藤櫻並無白費導演的心意，在警方盤問她有關兒子如何呼喚她的場景時，安藤櫻聽聽警方的提問，便自然地把手放在臉上，不斷揉擦自己的眼睛，隨後，鼻子的淚痕，淚水從眼角邊落下，手仍不斷地在撥動着，企圖掩飾自己的痛處，再輕輕一句「我都想知」，角色一直抑壓在心底裏的糾結、渴望母親的身份、惆悵及憤懣，只不過是一分鐘的時間就淋漓盡致地表露無遺。



◀在第七十一屆康城影展榮獲最高榮譽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是繼《鯉魚》之後二十一年來再有日本電影獲此項榮耀。圖為導演是枝裕和（左二）及演員合照